



《良辰多喜欢》 系列最终篇

甜宠加码
延续畅销经典

良辰 多喜欢 5

原城 著
YUAN CHENG
WORKS



人气作家
原城

书写不一样的
“大叔式甜宠”



教书先生左轩
摇身一变成富家公子
却对“小豆芽”照顾有加



管吃管喝管还债
她却不识好人心
最后还赶他走

最萌身高差 × 最萌年龄差

演绎 / 良辰 / 系列
难度系数
最高的恋爱史

他披荆斩棘，没把自己培养成优质男友，却把自己培养成“胜似亲爹”，简直“奇冤”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良辰
多喜欢

5

原城 著
YUAN CHENG
WOR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良辰多喜欢. 5 / 原城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5

ISBN 978-7-5594-0359-9

I. ①良… II. ①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4641 号

书 名	良辰多喜欢5
作 者	原 城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黄 欢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胡 蓉 彭思琪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250千字
印 张	11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,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359-9
定 价	3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

c o n t e n t s



001 | **第一章**
不打不相识

015 | **第二章**
暴走小豆芽

028 | **第三章**
你这个灾星

043 | **第四章**
怪兽叔叔

058 | **第五章**
父爱泛滥

073 | **第六章**
你让我心疼

087 | **第七章**
友爱行为

102 | **第八章**
千里送鹅毛

118 | **第九章**
短暂的幸福

133 | **第十章**
英雄救美

148 | **第十一章**
孤独的恋爱

163 | **第十二章**
一眼便是一生

目录



c
o
n
t
e
n
t
s

178 | 第十三章
中国好房东

192 | 第十四章
自作多情

209 | 第十五章
虚惊一场

222 | 第十六章
无法送达的情书

235 | 第十七章
忘恩负义

252 | 第十八章
与全世界为敌

267 | 第十九章
失而复得

282 | 第二十章
我想和你用情侣的

296 | 第二十一章
绝情告别

311 | 第二十二章
变故突生

329 | 第二十三章
情深似海

345 | 后记



第一章 不打不相识

南方的深冬，潮寒刺骨。

欧式别墅里一片静寂，整栋房子里唯一的光亮来自壁炉，那一团橘红色的火焰，也是这房子里的唯一热源。

沙发里躺着身材修长的男子，沙发很长，他的长腿才得以伸展，身上盖着一条深灰色的毛毯。

他粗重的呼吸是这静谧空间里的唯一声音，良久之后，大门处传来窸窣的开门声，紧接着，雕花木门被人从外打开，一阵潮湿的冷风吹了进来，他微微动了动，翻身平躺。

“甜甜吗？”他的鼻音浓重，一听便是得了重感冒，询问完，他按着胸口咳嗽了两声。

“靳轩，是我！我带个医生来看看你。”靳甜甜脆生生地回答，她招呼医生进来，按下门口的开关，别墅里顿时灯火通明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靳轩不禁蹙眉，适应了片刻才睁开眼。

靳甜甜已经从玄关走到他的面前，带着一身的寒气。

“你这人太固执，不想做的事情谁说都不会听。”

他坐起来靠在沙发里，裹紧身上的毛毯，缓缓道：“感冒而已。”

“我记得你有个女朋友，没来照顾你吗？”她的语气理所当然，好像身为他的女朋友就该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

医生换好鞋，背着医药箱走过来，礼貌地向他点头，拿出体温计给他测量体温。

他抬眸瞧着欲言又止的靳甜甜，揉着太阳穴，问：“你想问什么就问。”

靳甜甜撒着娇来到他的身边，亲昵地搂着他的手臂道：“我没什么想问的啊，我以为你们分手了，我想安慰你一下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你对我的失恋总是喜闻乐见，”他漫不经心地指出她的坏毛病，“管得真宽。”

医生说发烧 39.4℃，下午管事阿姨帮他买来两盒药，退烧药跟消炎药配合着吃过一次，温度没降下来，现在给他打一针退烧针，又告诉他去买哪一种中成药，他咳得胸腔好像拉风箱。

送走医生，靳甜甜又折回来，看来她今天没有走的打算。

她跪坐在沙发前，双手扣在他的膝盖上，抬头仰望着她心仪的男人，轻声说：“我今天听到爸爸妈妈说起给你安排相亲的事情，可是他们又不想太勉强你。靳轩，你说你会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来做老婆？”

靳轩沉默不语，只是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，等着她未完待续的话。

“你就心甘情愿听从爸妈的安排，娶一个陌生又不爱的女人回家？”

“噫——”别墅里的落地笨钟发出一声沉闷的报时，七点过半。

靳轩捂着胸口重重地咳嗽两声，将她的手掌从自己膝上推开，摊开毛毯站起来：“你操心你自己就好，我一定会娶一个熟悉又深爱的女人回家。”

他的一生已经过去三分之一，漫长也短暂，他用这三分之一的生命爱着一个女孩，看她出嫁又为人母，他的后半生，什么都好商量，唯有爱情，不可商量。

他穿上大衣出门，临走前，回头看了一眼跪坐在沙发旁未起的靳甜甜，咳嗽两声后，温柔交代：“我晚上不回来，你要在这里住记得锁好门。”

他驱车离开，前往丽水路。

丽水路在老城区，算是G市比较出名的一条商业街，早上九点以前，有人开车去那儿的路边排档买小吃，那儿有G市最地道的平民美味。

十点钟以后，沿街店铺开业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那一扇扇高门亮窗尽是高档服装店，其中不乏有几家成衣定制店铺。

到了晚上，街上又会很神奇地出现一批服装小贩，一条长龙似的贯穿街头街尾。

他在丽水路给姜蓓开了一家服装店，店铺是元旦前别人抵账给他的，里面刚刚装修好，富丽堂皇，做女装正合适。

今天是开业第二天，姜蓓就没再去店里看过。

既然她无心经营，他就会慢慢收回。

靳轩一向自诩很会宠女人，至少他的前几任女友每一个都在分手时痛哭流涕。

他多金又温柔，帅气又高知，是赫赫有名的靳家大少爷，是靳夫人

走失多年的心头宝。他的脾气秉性看起来很是温墩，朝人微笑时，眼里总有一抹难掩的柔情，那是天生的。

可能、大概、也许，他要跟姜蓓分手了。

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，跟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情也没什么关系，只是因为他觉得她并不适合自己。

他需要的是个会对他知冷知热的女友，不是每天只会唱歌跳舞扑腾翅膀的金丝雀。

当然，今天中午的姜蓓也是不可原谅的。

正午十二点。

整个上午都在下雨，天气冷得像北极。

何兮才刚刚背着一大包货从公交车上挤下来，一回身便看到公交车的后门关上了，她慌张地冲上去狂拍车厢：“哎哎哎！司机！司机！我家小孩儿！开门！”

庞大的公交车才刚刚起步，又吱的一声停下来，后门打开，车内人满为患。靠门最近的位置摆着一辆小型的手拉车，车上捆绑着一个黑色大包，包上坐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，被她用绳子五花大绑地固定在大包上。小男孩酣然大睡，全然不知自己差一点儿就要被拉走。

何兮冲上去连人带车带货端了下来，她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这么有力气，这一包货怎么也有五六十斤，加上二十多斤的何来，七八十斤就被她咬牙瞪眼地一路弄了回来。

她自己也不过才八十五斤而已。

她已经习惯这种生活，每隔三五天都要经历一次。

只是今天有些意外。

她遇到了江南，而江南的身边，站着一个黑发白裙的高挑女孩，她的脑海里飞快闪过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——他们看起来很般配。

江南是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，从四岁相识到现在整整十六年，原本她不是生活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为了江南，她来了。

十八岁那年江南以县高考状元的身分考上G大，而她差一点儿被爸爸拉去嫁给隔壁村子里的中年秃顶男人。

她要追随江南，不管他飞多高走多远，哪怕心里明知道自己配不上，她也不想放弃，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质问自己：凭什么？

就算命运不公平，我凭什么认命？凭什么？

江南身边的女孩太漂亮了，她往那里一站，微微颌首轻笑，便顿生

出一片春光烂漫。

何兮的心里突然冒出另一个声音说：你不是总在问凭什么？这不就是理由？

她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喊他的名字：“江南！”

一直低头不语的江南突然抬头看过来，错愕之后，他的眼里闪过一抹惊喜，他转头将手里拎着的那个女孩的名牌手袋塞回她的手里，小跑过来，从何兮手里接过沉重的手拉车，又揉了揉何来的头发，开始对她笑。

他的眼睛，干净得就像从未被人打扰过的碧绿平湖，她所有的狼狈焦躁，就在这一刻归于平静。

“你怎么弄的啊？”他笑着责备，从棉服的口袋里掏出干净却有些发旧的浅蓝格子手帕，轻柔地擦拭她的脸颊，“这有好几道黑印子。”

何兮的视线挪到他身后慢慢走来的漂亮女孩身上，她低声问：“江南，那是谁？”

“我的同班同学。”

何兮的视线转回他的脸上：“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们为什么走在一起？你为什么帮她提手袋？那不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？”

江南捏捏她的脸颊，笑道：“我们在路上偶遇，她想要来跟我说话，不小心崴到脚，我帮她提了一下。”他说完回头看过去，对方已经走到他们面前，他问，“你的脚好了？”

女孩又笑。

女人的直觉告诉何兮，这个女孩不是什么好人，可她不能说，她不想把江南惹得不愉快。

不等江南给他们介绍，女孩主动对何兮伸出右手，落落大方地微笑道：“你好，我是姜蓓，江南的大学同学，你是他的妹妹吧？经常听江南提起你。”

妹妹？何兮错愕。

江南也稍显尴尬，他抿了抿唇，没为她的身份辩解什么，只是对姜蓓说：“我要送她回家，晚自习前会赶回学生会开会的。”

没有自我介绍的机会，没有和她平等谈话的资格，就要被江南领走。

何兮从未想过，一向视她为骄傲的江南会在别人面前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避而不谈。

姜蓓往前靠近她和江南，在他的肩膀上握了一下，又去握了握江南的手腕：“那我晚上在学生会等你。”

江南飞快地甩开她的手，低垂着眉眼没说话。

何兮咬了咬牙，正要开口说话，路边一辆越野车突然急刹住，车窗缓缓放下来，深灰色的衣袖搭在车窗上，里面的男人朝姜蓓勾了勾手指：“姜蓓，你过来。”

何兮和江南一起看过去，那才是真正和姜蓓般配的人物，多金，英俊中隐藏着一抹让人难以忽视的锋利。

江南就在这个时候把她拉走，他们一起东倒西歪地推着笨重的货物，领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，渐行渐远。

就像一对来城里打工的小夫妻。

姜蓓站到车前，莞尔一笑。

靳轩按着胸口咳嗽两声，视线从走远的何兮与江南的背影上收回来，看向面前笑意盈盈的女孩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和同学聊天。”她对答自如。

“看起来不像。”

姜蓓打开车门坐上去，语气自然轻快：“不然呢？”

“没有不然。”他踩下油门，车子飞快前行，很快，刚刚留给他背影的两人成了他倒车镜里的一个点。

他又重重地咳嗽一声，胸口撕裂般疼痛，他缓了一会儿，才沉沉地开口：“你的翅膀硬了，可以独自飞行了，是吗？”

姜蓓低头摆弄指甲上的水钻，什么都没说。

相安无事的冬日下午，姜蓓被靳轩送回学校，临别前她上来吻他的嘴角，被他偏头躲开，姜蓓立即皱起眉头。

靳轩无奈地说了一声：“我感冒了，会传染。”

随后他驱车离开。

江南帮着何兮把她的两大包货扛上破败的小楼顶层，找一处空地把货堆好。

这里不是正规的出租屋，城市里的房租太贵，何兮负担不起，江南也负担不起，所以他们租了这里顶层改造的小房间。七十多平方米两房一厅，才三百块钱，只是夏天有点儿热，不过房东配备了二手空调，舍不得用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。

这里距离G大很近，步行也才二十多分钟，平时江南住校，只有周末或者放假才来这里。

他让何兮休息，自己去烧水煮面，三个人一小锅，何来吃得满头大汗，

何兮给他脱掉外面的小棉服。

只有唯一的一个鸡蛋，何兮不舍得吃，把蛋黄夹出来给何来，把蛋清放进江南的碗里，她一直对他们说，她不喜欢吃。

不喜欢吃鸡蛋，不喜欢吃肉，不喜欢吃一切好吃的东西。

江南笑她，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喜欢吃，你才长得又瘦又小。

何兮喝掉两碗热乎乎的面汤，似是不经意地小声问：“江南，你是不是过够了这种生活？”

“嗯？”江南抬头，面前热气腾腾，仙气似的飘荡在他们之间，他问，“哪种？”

她放下碗筷，认真地看着江南的眼睛，他的眼睛不会说谎，她要看着：“白水煮面，连葱花都没有的日子。”

何来突然在一旁插嘴：“姐姐，你不是说葱花不好吃吗？”

一时间，他们都没再说话，何兮给他盛第二碗面条，递过来时，江南轻轻托住她的手背，掌心是热热的面碗，手背是他温暖的手心，他说：“我们有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，没有的东西，我都不喜欢。”

她看见江南脸上绽开出干净的笑容，也看到了在这寒冷的冬天里，这小小的天台板房里，百花齐放。

何兮也笑了，她有多爱这个男孩呢？他黑色的碎发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迷惑了她整个青春呢……

下午五点多，他们一起从家里出来，她今晚拿了三十件衣服去夜市卖，她把衣服绑在车上，再放上何来，从这里步行四十五分钟正好到丽水路。

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，江南想送她，她不让，他肯定不舍得坐公交车，走回G大就得一个多小时，冷死了。

在十字路口她摆摆手，让他快走。

江南突然拉住她，开心地笑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部粉色的小手机：“给你买的。”

“你哪来的钱？”

“打工赚的。”他将手机塞进何兮的手心，低头在她鼻尖上吻了吻，“生日快乐。”

何兮又喜又气，她都不知道要手机干什么用：“你又没有手机，我拿这个东西干什么？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回家来呗，干吗弄个电话还要交费，多浪费。”

“别人都有，这可以上网，可以听歌，能照相，下面还有个小手电筒，

你晚上上楼可以照路。”

“你拿去用吧，我不用，你和同学们联系，大家都有，你干吗没有，我用了也没人看，我又没有同学。”她把手机塞了回去。

“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看我买的粉色，我怎么拿？你快拿着走吧，走吧走吧。”

何兮只好赶快把手机揣进兜里：“谢谢，不过下次买这么贵的东西提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哪有过生日的习惯。”

江南走后，她也前往丽水路。

走出很远以后，她回头看着孤冷的长街，不禁皱起眉头，女孩子都非常敏感的，她不知道哪里不对，但是她有预感，她和江南，不再会有从前的平静。

丽水路已经开始喧哗活跃，她来得不早不晚，刚刚好。

支撑起仅有的简易货架，挂上她带来的服装。

何兮今天带来的东西少，因为白天下过雨，气温下降，来逛街的人不会太多，在天气好的时候，她一晚上最多卖过八十多件衣服。

她不用弯腰，何来会帮她一件件递上来，他的腰上拴着一条布条编制的绳子，另一端，拴在何兮的腰上。

如果何来走远了，她会感觉到，只要用力一拉，他就会回到自己身边。

她来这里摆摊两个多月，已经在整条丽水路上名声大噪，大家都知道她选的衣服好看，卖得好，隔壁两个摊位的老板娘问过她几次在哪儿上货，她不肯告诉，闹得现在关系僵硬，一句话不跟她说，三五厘米的地方都要争得头破血流。

她挑选一件黑色的蕾丝小棉服套在身上，算是打扮，有人路过看衣服时她就主动热情地介绍。

何兮说话很干脆，声音甜，嘴巴也甜，从来不上垃圾货去骗人，宁可自己少赚几块。她在这里有不少回头客。

街上的人不多，路过这里的人都是匆忙地看了一眼就走，连驻足的意思也没有。

摆摊的人也都缩成一团，态度消极。

何兮有点儿着急，这样总不是办法，多卖少卖总不能白来一趟，她再也不想被要债的追进家门，上次把何来吓得高烧了好几天。

她低头摆弄着江南刚送给她的手机，看着真漂亮，找到手电筒怎么开，她打开手电筒照在自己身上，对着路人大声叫卖，声音清脆，吐字清晰“七十，七十！限量爆款七十块一件！”

一转眼的工夫，她卖出去两件棉服。

隔壁老板娘的儿子蹲在何来面前舔着一个巨大的彩虹棒棒糖，何来眼巴巴地看着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“好吃啊。”

“撒谎精。”何来说，“我姐姐说不好吃，你别骗我了。”

“好不好吃你让你妈妈买给你尝一尝就知道了！”

“她不是我妈妈。”

“她就是你妈妈，你是私生子，你没有爸爸，谁都知道，你妈妈还不承认。”

“什么是私生子？”何来问。

“就是你呗！”

何来瞅他半天，“呸”地一口唾沫吐在他的棒棒糖上：“吃私生子的口水吧！肥猪！”

隔壁老板娘的儿子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。何来眼睛一眨，也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，并且十分自然地上摆出一个“我刚被打过脑袋”的姿势，一边哭一边喊着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，不给我吃也不能打我啊……”

隔壁老板娘一听两个孩子哭，连忙跑来看，一把抱走她儿子，就像抱猪崽子似的，一下子掳走，生怕何兮让他们赔钱。

何兮淡定地回头看了一眼何来：“来来，不要坐在地上。”

她知道何来在耍什么把戏，他可是在自己怀里长大的。

虽然买衣服的人不多，但是看衣服的人不少，何兮一个人快要介绍不过来，她的小摊前站满了人，时不时，她要回头看一看来。

突然，后面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她转头看过去，两名穿着打扮都很得体的女孩对她微笑着，她们身上穿着高级服装店的形象装，用商量的口吻对她说：“你好，我是Mio的店长，之前我们店铺一直没开张，所以这里可以给你摆货。昨天开始我们已经营业，我们观察了一下，你占了这地儿实在是影响我们店铺的生意，所以想和你商量一下，你看能不能……”

她的话并没有说完，似乎在等何兮可以自己识趣，她们多么不想当这个恶人。

何兮知道她想让自己挪走，这家叫Mio的服装店位置有些特殊，它的门头比其他店面突出来一块，自己的摊位是距离它的大门比较近。可她不能走，丽水路上的摊位哪有那么空，想挤出来没那么容易，多少人因为摊位打得头破血流。再说这儿有地头蛇，会有人按照每家占地大小

收费管理，她也交过钱。

何兮一边帮客人试穿衣服一边琢磨着，回头告诉她们：“这条街上都是这么摆摊的啊，这里晚上很少有富人逛的，不会耽误你们生意。”

“耽误的，真耽误，一会儿我们老板就过来，这要是看到你在这儿堵着，我们都得下岗。”

“那……是你们和老板沟通的问题，我在这里交过摊位费的，我不能搬走。”

双方各执一词，Mio店里又出来三个女孩子，站在何兮面前叽叽喳喳地指手画脚：“刚才靳总又打电话来了，快点儿啊，可能马上就到了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，别说了，快搬走，有什么可商量的。”

说着她们就自己动手开始搬东西。

何兮一下子火了，小钢炮似的冲上去把她们一个个推开：“你们凭什么搬我货？！你们花钱租房子还花钱租大马路了吗？！大马路是我花钱租的！”

隔壁的老板娘一只手端着糖水一只手叉腰，看热闹的积极性很高：“对对对，就该让她搬走，她整天在这里叫卖，最能招来人呢，肯定会挡你们门店啦……”

她们五个人，何兮才一个人。推搡间，何兮被绊了个跟头，何来本来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看着，看到何兮摔倒，他猛地冲上去，抱住一个大人的大腿就啃上去。

一声尖叫过后，何来被推出老远摔坐在地上，嘴角血淋淋的，这血不是别人的，是他自己的，他的牙齿被刮掉了。

何兮再也顾不上货，连滚带爬地推开那些人，跑到何来身边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：“何来，张嘴，张嘴给姐姐看看。”

何来眼泪汪汪地张开血红的嘴巴，里面掉了一颗小小的下牙。

他没哭，只是有点儿害怕，所以紧紧地攥着何兮的衣袖。

何兮把他夹在怀里重新冲回去，眼看着那些人拖走她的货物。棉衣蓬松，看起来也不少，像小山一样，好几件白色的掉在地上，肯定是卖不了了，她一边护着何来一边去抢自己的东西：“你们给我等着！欺负我一个人带着小孩是不是！给我等着！”

她拎起一件棉服狠狠地抽打眼前的人：“给我滚！放开我的东西！”

周围围着很大一圈看热闹的人，没人上来帮她一下，慌乱中，手机从口袋里掉了出来，被人踩了好几脚。

她心疼得不行，自己都还没好好摸一摸，就被人踩坏，江南要自己

打工攒学费和生活费，攒下买手机的钱肯定很辛苦，想到他刚刚送给自己时那带着小心的快乐，她不忍心。

围观的人群被拨开，有人诧异地开口：“你们都在干什么？”

很有磁性的声音，语速有些慢，有着天生的优雅与傲慢，不怒自威。

一直堵在她眼前的人瞬间作鸟兽散，她们站出老远，至少距离何兮是很远的。

何兮就是在这个时候蹲下身把手机捡回来的。

“靳总。”

靳轩压着胸口咳嗽两声，目光冷得仿佛冬夜里的寒潭，他走到店长面前，问道：“你说。”

“靳总，我们不是想打架，是这位小姐在这里摆摊，昨天观察了一天，今天我们觉得她离我们大门实在太近了，所以想劝她挪一下。”

靳轩眉心轻拧，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无奈，视线扫过地面的一片狼藉，还有同样狼狈不堪的何兮以及她怀里抱着的小孩。

对何来，他多看了一会儿。

何来突然伸手指向他身后的几名店员：“是她们先动手的！我的牙不见了！”

何来露出牙齿，故意给他看：“让她们赔我的牙！”

靳轩的表情并不算太友好，他总是低头咳嗽。何兮抱紧何来，一脸防备地看着他，她认出了这人是谁，中午的时候她见过，虽然只是一瞥，但他长得很英俊，是能令人一眼就记住的面孔。

靳轩下巴微微扬了一下，对店长说：“把她的东西搬进店里，清点一下哪些是干净的、哪些是脏的，一会儿我回来再说。”

她们不理解，但是也不敢反抗。

何兮一见她们又走过来，立刻操起一个衣架指着她们：“干什么！你们要干什么！”

“她们什么也不干，帮你清点一下货物。”靳轩走到她面前，还算温和地对她解释道。

目测她身上的棉服不超过五十块，长发蓬松，却没有半点儿光泽，脸型和五官都不错，只是化着很浓的妆，她这样的打扮，真像站在街边喊客卖衣服的小贩。

“孩子的牙齿需要看一下，你跟我去趟医院。”他对何来张开手，想要抱一抱他。

何来乖乖地朝他伸手，搂住他的脖颈。

何来跟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，他不会好人坏人傻傻分不清楚，他能一眼看出谁是好意，谁是恶意。

她跟着靳轩朝远处的停车场走去，有一段卖小吃的路，人很多，熙熙攘攘的，她被挤得落后，突然感觉腰上一紧，她立马拨开重重障碍冲到何来身边。

“你走快一点儿，我看不到你了。”何来朝她伸出小手，何兮把他的小手塞回袖子里，点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收回去，多冷。”

她想了想，抬头对靳轩说：“先生，看牙齿归看牙齿，我衣服的钱你要给我算好的。那些被他们弄脏的都不能再卖了，我这是小本生意，经不起亏。”

丽水路鱼龙混杂，最不缺的就是钱串子，她能说出这种话，他一点儿也不意外。

“还有！”见他不说话，何兮大着胆子往前冲一步，“那个地方我还要摆摊的，我交过管理费了！”

“你交给谁了？”他不咸不淡地问了一句，说完就转头低声咳嗽。

“我不知道交给谁了，反正不交就要掀摊子，我交了，你们做生意做的是店内的生意，我做的是马路的生意，不影响你们。你要嫌弃我影响了你们店面形象，那就找政府改造丽水路好了！”

靳轩的步子迈得很大，她在后面追得很费劲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一直没有忘记和他讨价还价。

上车之后，何兮就不再没完没了地追着他讨债。

何兮没坐过私家车，连出租车也没坐过，她只知道，这个男人的车一定贵得离谱。

快到医院时，她突然开口问了一句：“这车多少钱呢？”

靳轩从后视镜里看了看她，并没有回答。

他们带何来去挂急诊，医生检查了一下说：“只能上点儿药了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吃东西注意一些。”

靳轩不太想理她，何兮看出来，他感冒很重，不停地咳嗽，咳得连她听着都很难受。

“你可以煮一点儿梨子水喝。”她突然开口。

靳轩淡淡地看过来：“谢谢。”

他们原路返回，他带着何兮一起走进自己的店铺：“清点好了吗？”

店长立刻拎出两包衣服：“靳总，弄脏了八件，破了三件……”

靳轩又看向何兮，等待她来报价，再决定自己是否要讨价还价。

何兮的心里做了好一番挣扎，到底是如实报价，还是狠敲他一笔呢？最后，她决定狠敲一笔。

他是高级服装店的大老板，她是街边的小贩，即使她有高尚的人格，也不会令他对自己另眼相看，况且她没必要在他面前装出一副人格高尚的样子。

“一百五一件。”她一咬牙，报出这个数字。

很显然，靳轩也不傻，他挑了挑眉头，不确定地看着她，问道：“一百五？”

“嗯！”何兮狠狠地点头，“对，我的衣服质量都很好的，跟别人的货都不一样。”

年轻的女店长往老板身边跨了一步，耳语道：“她刚刚在外面卖七十块的。”

他拿出八百块钱递给何兮：“我们一人退让一步，明天她们不会再阻止你在这里卖东西，只要你的货物不堆放到我店铺门前就可以。”

“还有一个！”她从兜里掏出江南送给她的粉色手机，看着屏幕上的划痕心都快碎了，“这个你得赔我，这是新的，我今天第一次用。”

靳轩拿来看了看：“手机没有坏，只是有些划痕而已。”

“划痕怎么啦？我好好的新手机为什么会有划痕？要不是你的店员疯子一样要搬我的东西我的手机会掉吗？”她有点儿着急，说话的语气很冲，一副要打架的架势。

靳轩又抽出二百块钱塞给她：“不要得寸进尺。”

她忍不住爆了句粗口，这人高高在上的样子怎么这么让人想揍他呢？不过她也不缺心眼，在爆粗的同时把钱塞进自己贴身的牛仔裤口袋里，免得他反悔了再一把抢回去，“谁缺你这三三百二百块钱吗？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她把何来放在地上，艰难地捧起自己的货物往外走，边走边嘟囔：“自己家的狗咬人不教训，说路人挨着你门边了，真够奇葩的。何来，出来我们继续摆摊！”

何来扭头看了一眼靳轩，拔腿就跑了出去。

隔着厚厚的玻璃，他看到她瘦小的身影再次忙活起来，何来趴在袋子旁边一件一件地给她递衣服。

他想起他小的时候，左大伯带他去工地捡废弃的钢筋，大伯捡大个的，他只能捡一些小小的铁丝、铁片，回到家里手上都是小小的血口，现在想起来还很心酸。